

# 早期古希腊货币 工艺与诸艺术的关系

□ 赵云峰

## 一、早期古希腊艺术的总特征

流传至今记录最早古代希腊艺术的文献当属《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叙述了美丽而伟大的希腊艺术作品如何被旷日持久的战争所损坏。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战争结束后,统治希腊的各部落的艺术作品总体上表现出其原始性,比如陶器的图案根本不具备克里特风格的动态性,显得粗糙、生硬,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普遍性艺术特性上。早期古希腊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多里克部落(DORIC TRIBE),称作多里安风格。这种风格的主人以斯巴达人最为著名。公元前 600 年左右,希腊人开始用石头仿造多里安式建筑物,这一时期的神庙带有非常明显地模仿木结构的特点,但是其整体结构的简朴与和谐令人叹为观止。建筑师非常细致地处理圆柱的外形,中部略粗,顶端渐细,使得这些神庙的圆柱看上去就像具有弹性一般,建筑顶端的重量使它们略有压缩,但又没有把它们压得变了形,从而让这些圆柱显现出其似乎具有生命力的一种特性,即轻松负载施加给它们的压力!

在所有的古希腊城邦中,阿提卡(ATTICA)地区的雅典城在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整个艺术史上最伟大、最惊人的革命就是在那里开花结果的。在时间上,有人推测大约是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建起第一批石质神庙的时期。希腊艺术家从一开始从事石像雕刻时,就是继承埃及和亚述古老艺术传统精神的。埃及人的艺术基础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知识,而希腊人则开始用眼睛来观察所表现的对象,而这一点恰恰就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艺术革命,一旦发轫,一泻千里。古希腊的雕刻家在自己的作坊里试用表现人物形象的新思

维和新方法,他们的每一项革新又传播很快,并且在不同的艺术家的手里又产生出富有个性特征的新作品。虽然这些实验不见得全部都是成功的,但这是通向伟大艺术殿堂的一条光明大道。这场革命不仅仅发生在雕刻艺术领域,而是遍布整个古希腊艺术领域,当然绘画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只是传世作品的有限不能让我们更直接地认识到古希腊画家革新成就的全貌。但是,古希腊画家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伟大成就,那就是发现了短缩法(FORESHORTENING)。约公元前 500 年左右,有一个希腊花瓶上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品——画家居然破天荒第一次将人的脚画成正面视觉的形象,这一举动的确是艺术史上震撼人心的创举。人们从流传至今的几千件埃及和亚述艺术作品中,根本没有发现这种现象。这件作品意义非凡,它表明了古老艺术的终结和新艺术的诞生,从此,艺术家不再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最一目了然的形式画入图中,而是着眼于他看物体的角度。另外,我们在他的脚边,看到了艺术家的革命性的另画面——盾牌——不是人们头脑中可能出现的那种样子,而是从侧面看上去倚墙而立的样子。但是,从这幅画上,我们也看出希腊艺术家并未将埃及艺术的主旨轻易抛弃。希腊艺术家仍然力求把艺术形象的轮廓尽量画清楚,在不破坏人物外形的范围内,把他们具备的人体知识尽量表现在画作中。他们仍然喜爱坚实的轮廓和平衡的构图。这个时代的希腊艺术家并不是想把自己对自然偶然一瞥的印象原封不动地描摹下来,古老的公式——那种在几千年中建立起来的人体形式,仍然是他们创作的基点,只是他们不再将这些奉为圭臬。

希腊艺术的伟大革命,自然的形式和短缩法的发现,产生在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处处震撼人心

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希腊各城市的居民开始怀疑关于神祇的古老遗教和传说,并且毫无成见地去探索事物的本性。科学与哲学第一次在人类心中觉醒,伟大的戏剧艺术从酒神节的庆祝仪式中发展起来。

在雅典的民主政体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希腊艺术的发展也进入了其最高境界。雅典人在击溃波斯人的入侵之后,在伯里克利斯(PERICLES)的领导下,开始重建被波斯人毁掉的家園。坐落在雅典圣石卫城上的一些神庙,在公元前480年遭到波斯人的焚烧和劫掠,被夷为平地。他们用大理石大规模地用高贵、壮丽的风格重建被毁坏的神庙。伯里克利斯开创了平等对待艺术家的先例。他委派建筑师伊克提诺斯(IKTINOS)设计神庙,制作神像和装饰神庙的工作则交与雕刻家菲狄亚斯(PHEIDIAS)来完成。可是,后来基督教的兴起,实际上将这一时期的雕像毁坏殆尽,我们今天在博物馆里所看到的所谓古希腊时期的雕像绝大多数都是古罗马时代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的巨大贡献在于,它们至少能使我们古代希腊的著名艺术杰作有一些大概的印象;当然,这些拙劣仿制品带来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常常会使用后世的人们会产生错觉——认为古代希腊的伟大杰作不过是一些面无表情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而已!所以,人们还必须发挥想象力和利用文献记载来复原古希腊的伟大艺术杰作应该有的震撼力。

菲狄亚斯的两件杰作——雅典娜雕像和奥林匹亚的宙斯已不复存在,然而当初安放雕像的神庙还在,其中当时制作的装饰品仍然保留着。奥林匹亚的神庙建成较早,动土于公元前470年左右,完工于公元前457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表现赫丘利(HERCULES)替阿特拉斯(ATLAS)背负苍穹,来换取后者帮助他去回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金苹果的故事。在这块浮雕上展现的是,阿特拉斯拿着金苹果回到赫丘利身边,赫丘利绷紧身体立在他的重负之下。全心全意帮他的雅典娜在他的肩上放了垫子来减缓他的负担,她的右手本来是握着金属长矛的。从整个造型看,艺术家比较喜好用直立的人体,正面或侧面均有。雅典娜的身体正对着观众,头却侧偏向赫丘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支配埃及艺术的规则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是,人们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希腊雕刻艺术那种既遵循伟大古老传统,又不会循规蹈矩,并且不断探索、推陈

出新的杰出艺术精神。源自古埃及的艺术规则特别注重表现人体结构,这种观念激励艺术家不断探索骨骼和肌肉解剖学。事实上,古代希腊艺术家使用衣饰去标出人体的主要分界,这类手法仍然表明他们是多么注重形式”。正是严格地遵循古老传统和寓变化于规则之中所达到的平衡,使得希腊艺术在以后的时代里博得了巨大的赞誉。

在著名的神庙德尔菲(DELPHI)发现的青铜雕像是迄今罕见的古代希腊时期青铜雕像艺术的杰作之一。这个铜像的头部令人惊讶,那些后期的大理石复制品的眼睛看上去往往显得空虚无神,而这个头像的眼睛则是空的圆孔,根据史料记载,这个头像的眼睛在当时是用彩色的宝石制作而成的、头发和眼睛以及嘴唇上都涂有金色,整个面孔具有富丽、热情的效果,然而,这样一个头像看起来却既不浮华,也不俗气(《THE STORY OF ART》)。这种作品在古希腊作家的文献里却没有提及,这一点提醒我们,那些运动员中最负盛名之作失传的损失是何等的无可挽回,例如可能与菲狄亚斯同时代的雅典雕刻家米龙(MYRON)的作品《掷铁饼者》。其复制品已发现有多件,我们虽然不能准确地认识艺术家的杰作,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大概的印象,尤其是运动员的姿态甚至影响了现代体育运动,当今的运动员拿他当样板来学习——希腊式铁饼投掷法。但是,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人们应该记住米龙的作品是艺术品。我们从中发现的是它与古老埃及艺术的血脉关系。米龙让我们看到的人体躯干的正面和双腿和双臂的侧面。与古埃及的画家一致的是——组成一个人体的艺术作品是用那些最能显示各个部位特征的角度来组成的。不同与古老传统的是,米龙将古老传统的规则变成了令人信服的动态人体,这也是古希腊艺术的伟大魅力之一。

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古代希腊原作中,帕台农神庙的雕刻艺术大概是以最为惊人的方式反映了这种新的自由艺术精神。帕台农神庙的建成时间比奥林匹亚那座神庙大约要晚20年左右。今天我们所看到长长的建筑带花(BAND),即饰带(FRIEZE)的断片,FRIEZE高高地环绕着建筑物内部,表现的是在女神雅典娜的隆重节日里一年一度的游行队伍。节日里有竞赛和体育表演,其中有一项危险的技艺是驾驶车马,在四马飞驰中跳上跳下。在断片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马,这些马的头和腿保存的非常完整,足以使我们领略艺术家那娴熟的技艺。艺术家尽力表

现出马的骨肉结构,但是整个外观却不显得生硬死板。实际上,人物造型也是如此,短缩法已经被艺术家熟练掌握并加以应用。人体的肌肉被表现得非常清晰,甚至拿着盾牌的手臂和头盔上抖动的翎毛,以及被风吹动的斗篷,都极为生动地被艺术家表现出来。在充分发挥技艺的同时,艺术家也表现出超凡的艺术作品布局能力,这是古希腊艺术震撼人心之处。

我们从具体的古代希腊的伟大作品入手,分析了古希腊艺术的总体特征,正如作者在《古希腊铸币的美术史地位和美学价值初探》一文中指出的,古代希腊艺术所遵循的三原则在以上的伟大艺术杰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 二、古代希腊货币的总特征

古希腊货币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从设计到制作,完完全全是艺术家的艺术创作过程。当然,货币本身就成为代表艺术家思想的杰出艺术作品,作者认为,古希腊货币所代表的艺术创作思想代表了古代希腊艺术发展的过程,在极大部分巨型希腊艺术品毁坏以后,我们可以很幸运地从这一时期的钱币上寻找伟大希腊艺术家的杰出成就,这要比观察大型艺术品的后世模仿者,更具有说服力。

### (一) 货币体系的形成和贵金属块的应用

早在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古希腊就广泛采用了流行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货币单位——筛考(SHEKEL)和迈拿(MINA)。在远距离的贸易中,贵金属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其在商人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出售他们的商品交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尽管金银质的贵金属常常被互相交换,但是由于其本身具有价值,既而很容易确定其值的大小,并且方便与其他商品作交换。金属质地坚硬,不易腐烂变质的优良特性使得金银等贵金属不仅仅作为长期性的支付手段,而且在社会、法律等领域的活动中,贵金属货币也同样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

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主要局限是其生产供应的有限性,这一点当然也是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所在。生产金银等贵金属的地区也具有更容易接近财富和政治权力的优势。最具这一特点的地区就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利地亚王国。这里的最后一个国王克鲁埃瑟斯(CROESUS),他的统治终止于公元前 547 年,也就是在这一年。波斯人推翻了他的王国)

在古董收藏方面具有传奇的色彩。利地亚人除了收藏大量的货币之外,还从附近的河流——帕克托勒斯(PACTOLUS)河,以及矿井里开采大量的琥珀金(ELECTRUM),如此的天然条件造就了这一地区无与伦比的富庶特征。就是琥珀金被用来制造最早的西方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虽然青铜质地、形状像箭镞的货币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在黑海地区也曾经被制造使用,几乎是同时,我国也发展了东方货币体系特征的早期货币——青铜货币)。利地亚的货币形状为一个大大的卵形,与天然的黄金块类似,但是,它们的重量体系很规则,由大到小分为:17.2 克、16.1 克、14.1 克,甚至许多更小的单位。现存大量的这种小单位的货币,表明了他们的对于精确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习惯性。

这些货币的特征是,币面的一面带有一个或多个打击印记,另一面有无标记和有简单的平行线等不同品种,这些货币大多都有图案,通常是动物形象(一只狮子、牡鹿或雄性的羊)等等。大量的图案迄今尚未被识别出来。狮子头和爪的图案一般认为与利地亚有关,因为利地亚后期的货币的设计与此相象。一些设计却显然与小亚细亚的城邦米来特斯(MILETUS)和浮克额(PHOCAEA)有关。但是,还存在一些带有署名的琥珀金是属于个人的制品。另外,在希腊的货币上,我们发现了更为清晰明了的文字:“费尼斯(ΦΑΝΕΣ)之印”或者在小型品种上直接写上“费尼斯的”的文字。这些带有文字的货币显然与希腊人费尼斯有关,或许放牧牡鹿是他的个人徽章。琥珀金上的设计,还发现在同时代的印章和项链上,而这些印章和项链明确无误地属于个人用品,人们无法回答由此产生的问题,诸如:那时是否有人负责早期琥珀金的制造?他们是一些什么人?是私人、富有的人、地方统治者,抑或利地亚王国的国家官员?这些问题的解答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体系的发展,但是问题的确只能停留在目前的状况,看未来是否有机会让人们幸运地找到问题的答案。

那么,我们能否从琥珀金的发现地搜集到解开谜团的答案呢?最为著名的发现是对在以弗所(EPHESUS)的阿尔忒弥斯(ARTEMIS)神庙的发掘。发掘工作由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于 20 世纪初开始进行,在神庙下,科学家一共发现了 93 件琥珀金和 7 件没有任何印记的银块。所有这些表明这是一次宗教性奉献的埋藏。据考证,这些货币的生产地局限在西部小亚细亚。另外的事实也说明,这些货



币的主人也没有打算高频率地使用这些货币,甚至不想将它们广泛应用于远距离贸易中。那么,他们为什么制造这些琥珀金呢?有人认为,琥珀金的总体特征存在着非商业目的的可能性:或许它们是作为一种向神灵的一种个人特征性的贡献,或者是主人向下人赏赐之用。

希罗多德(HERODOTUS)提到过,克鲁埃瑟斯王曾经向希腊圣城德尔菲(DELPHI)的居民赏赐每人两个斯塔特(STATER)黄金(HISTORIES, I.54)。尽管在琥珀金出现以后,这种现象只是偶尔发生,但是,琥珀金如此精美的设计作为礼物送给个人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这些琥珀金的内在价值,无疑在贸易过程中,就像珠宝和象牙般体现出来。对于古代希腊人是如何从这些琥珀金的大小和体积中求得它们的重量的问题,目前尚不明了。金属作为有“面值”的东西被认同且接受是货币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西部小亚细亚在公元前7世纪后期出现琥珀金,这是西方贵金属在向货币转化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

## (二) 金属银作为货币的时代

公元前6世纪中期后,琥珀金停止了铸行,在它流通过的区域,科学家发现了许多来自不同区域的银币,也有少量金币。虽然有一些城邦(CYZICUS, LAMPISACUS, PHOCAEA 和 LESBOS)继续铸造琥珀金,但是,他们在以银币作为主要货币的公元前6世纪晚期和公元前5世纪属于极为少数的例外。琥珀金为什么被放弃?原因之一是,到那时为止,在古代近东,银币作为主要货币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其二,琥珀金是金和银为主的合金体,对于其价值的估算(尤其是何种金属占主要比例)十分困难。由此,取而代之的银币和金币体系的出现就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了。

一般认为,在西方出现的最早期的金币和银币是利地亚王国在克鲁埃瑟斯国王(公元前560~前547年)统治时期铸行的。这一时期的金银币很容易在西部小亚细亚发现,币面的图案是一只狮子和一头牛。几乎与希腊首枚真正的货币出现的同时,在卡里亚(CARIA)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地区出现了银质货币。阿依季那(AEGINA, 阿提卡[ATTICA]海岸线外的一个岛)、雅典和科林斯(CORINTH)是希腊第一批铸造自己货币的城邦。尽管最早期的银币在铸造技术和设计上与琥珀金十分相像,但是在这两类不同的货币中,相宜性极为重要、意义重大。首先,

银币在一个比琥珀金更广大的地域内制造发行:在希腊内陆的许多地方铸造,特别是在马其顿(MACEDONIA)城邦,还有意大利、西西里、塞浦路斯以及爱琴海诸岛,加上位于北非的塞里那卡(CYRENAICA)、南部法国和小亚细亚;其次,铸造规模比起琥珀金来要大得多。几乎在环地中海区域所有地区均有制造地点;其三,在币面上打印设计图案和姓名的惯例,发展成了一种用来辨别制造者的特征性技术。

公元前6世纪,希腊全境普遍采用银制币,制造银币的城邦将有关他们权威标志的设计和雕刻引入制造货币,保证了货币无论在质地,还是在发行数量上都具有权威性,有效地抵制了滥用和伪造行为。这些图案设计选择该城邦的宗教崇拜和过去的神话,或者采用与本城邦有关的其他名称。从最早期的希腊银币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的结束,这种惯例一直延续了五百年,即使银币的形制和艺术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没有消失。

尽管银制币在古希腊意义非凡,但实际上它仅仅是古希腊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最重要的那些古代希腊城邦都使用银制币,但绝大多数的城邦由于种种原因——部分是无法接近银矿,部分是政治原因,没有使用银币。其中最著名的城邦是斯巴达。斯巴达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银币,此前,斯巴达人有可能将铁叉充当货币功能。那时的斯巴达人反而把拥有金银看作是对斯巴达勇士精神和性格的降低。然而,由于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打败了富有的雅典人,他们为了装备一支舰队来与雅典海军抗衡,不得不接受来自波斯国王数量巨大的、以银币为形式的馈赠。

古代希腊的早期制币的历史脉络如此。我们从本文的例证中,依然可以明确地看到对古埃及传统技法的继承以及革命性的短缩法的应用,古希腊艺术家对人体和肖像艺术的深刻理解。这种艺术语言最终成为了世界性的文明成果,甚至对今天的世界艺术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希腊艺术精神的精髓由其铸币的完整存世,使我们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和探索其本质和原貌,这将把整个古代希腊文明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